恥齋集 乾

詩箴箋書

行狀

日録抄

共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恥齋先生集序

嗚呼恥齋先生吾先子之所畏也蔵昔在家庭之側每見先君子燕居獨處之時語及徃事必嘆夫先生天資之美學術之正才局之盛文辭之富而畢竟無命不得一施於用以爲恨其時蔵尚稚且蒙不知其言之有至痛存焉且不能叩其所以至于今眛眛也然言猶在耳不敢忘也歲在丁未冬余以風疾廢在于床席一日唐興洪相公以家集來曰子之先君與吾先子有志同道合之契吾兩家之事他人宜不得與焉子其序乎蔵之不肖誠

東250469

不足奉揚先執之遺懿然樂於得聞其文章不遑
且辭受而卒業焉信乎門墻宮室之美有非淺學
所可窺測而獨惜乎兵火散失之餘所存已尠令
人不免有歉然之嘆然片言隻字無非肺腑中流
出先生所養之淺深只此足以得之而其他可以
因是想見崑山片玉夫豈待多而方爲寶哉況君
子之道本之日用行事之常日錄一編無非可以
對人言者而其所以酬事應物之間無大無小若
淺若深皆不敢放過足以見先生平日庸信庸謹
之實而體用之學不止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者

蓋或措之事業不過因是推之更無餘法蓋信夫吾先君平日致惜於先生一人者不容但已而不肖之子所未及聞而茹恨者至是方得自釋豈不幸哉日錄中一時從遊之賢莫非當世之名勝而講劘規益之功獨於吾先君分數較多交道之誼爲如何哉噫苟有志於學古之道則異世而聞風尚且興起況是錄出於先生之手記而當時過從麗澤之樂宛然在目怳若身親於函丈几席之間雖使別人見之宜何以爲心矧余無似之遺孤耶是以不敢自嫌於僭踰幸其託名於編末忘其蕪

拙泣而書之且以寓夫自朂毋墜先世之遺風云

後學陽川許筬書

恥齋先生遺稿卷之一

訪韓永叔斗尾精舍

鳴琴有主人我亦歌三曲風露濕人衣凉生窓外竹

訪花潭徐處士

舊聞花潭君子居欲談高趣數年餘細雨東風松戶寂主人心事問何如

望 孝陵

獨上孤峯望 孝陵城西松栢影層層微臣欲寫終天慟更做悲吟空撫膺

和南時甫

稟物元初静是真如何勞攘動風輪補養兼資靈藥力休言專嗇本来身

庭草枯榮因露霜遞傳相待察吾勝若道有無須的實廳堂莫錯認為墻

永郎湖

沙明水碧匯寒流草軟風輕十里周羅代永郎何似者水雲陳迹一鳴鷗

送盧寔悔赴關東

徘徊紫陌晚物外夢寬新醒醉非今日行藏挹古

人病時仍剖眼拓謪愧吾神何処溪山好流年又
一春
無地容吾拙辛酸飽世情落花須有恨幽鳥定無
驚莫向歧途哭休嫌深澗行東風無好惡芳草此
旹情
省身無半日屢拋又年年卻步因忌退深思愧不
前倦磨塵皺鑒閒撫撥凝絃此恨非傷別如何少
曝天
言遯閩夫子占蓍憶晦翁何曾求世異莫敎戒人
同庭草無心翠山花得意紅君今楓岳去況是又

春風

奉贐尹仲簡送利城

北去長程山海間送君先慰困奇觀地窮東域僊
洲近嶺限西開鳥道艱澗積層氷春尚少野尋芳
草雪應殘歸期又值三秋晩爲索吟囊稛載還

用草堂韻慰南峕甫喪子

氷欲澌峕氣已動雷當發処漸升高屈伸自是如
回索聚散要看等氄毛須究反終義易訓更思原
始達入曹喪明於禮性之過知道莫教神體勞

寄盧穌齋

嘗思尼父欲無言性命流行貫一原寂未動皆須
顧體感方通処可求根中何湛一微難見誠固散
殊養則存睨會天人非二義遺經獨抱共誰論
賦予無私孰寂尊正偏通塞即同源聖由賢執困
能勉欲蔽氣拘用始昏存發有幾宜主靜助忘由
我更何痕自從齋寺論心後誰識恥齋長閉門

鉢淵寺懷國善沓甫

關嶺重重隔海雲相思何日更論文散携泉石魚
同隊獨入烟霞鶴失羣山雨夜窓懷不盡松風佛
殿意彌勤誰教杜宇啼庭樹漸近簷前惱我聞

續四勿箴

君子之學勇在遷善我克我己氣質可變人非上智豈免過差蕞爾活物紛然走作初爲我形終爲我賊原厥病痛最大者四目之於我惟司其視一昧於色其守易遷外若蔽交內豈靜專欲謹其防履氷臨淵耳之於我維主其聽邪亂聲音交喪吾性或右或左易失其正苟不知止鮮保其聰况是樞機尤易喪衷訥或出好躁必興戎一語一默愼其所發金人可戒駟馬難及動靜之際尤不可忽動或不正指凶媒憂念慮之發事爲之顯不至於

悔動必大善克此四者聖可學也克之有要禮為之則由也問仁請事於斯程夫子出亦念在茲前後垂訓昭揭天地矧余下愚敢不從事血肉軀殼擿埴冥行察之不精衆慾交萌守之不一頻復頻失視聽既肆言動亦輕中夜以思忸怩不寧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一醒精神古人可企本體之明豈盡晦蝕我明我德勿以為畫蕩滌查滓退聽羣妄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微者可著危者可安勿所當勿閑所當閑回首聖域不至不已告諸天君永矢不貳

擬禮曹請於成均館設更點以勵學者箋

學而旹習之旣盡立教之準則教亦多術矣盍設警學之漏籌肆陳在泮之規俾為教胄之榮竊惟操存之道必待提撕之功鐘聲未分程子存養心惺惺之法鷄鳴而起孟氏有爲善孳孳之言苟不惜乎分陰終必虧於一簣恭惟慕帝舜之無傲思文王之以寧謂道統治化之本根傳百王精一之心法而人材國家之命脉嚴三代振作之節文第念秉猶豫怠之徒恐無惟日不足之志出而質諸友雖無寸念之橫馳退而省其私寧使一息之間

斷況一宵陰陽之消息驗吾學功力之慢勤十目
之視其嚴獨寢之衾可愧日之夕矣既省吾身之
日三夜如何其須養所息之夜氣宜倣璿璣之舊
制創為鹿洞之新儀二十五聲之點長善念與之
俱發一陽初動於子半浩氣共為交蔚顧此報漏
之分明何勞問夜之早晚豈但戒柝木之寧我能
得師警枕之溫公寔日作聖之階梯侵也入德之
模範伏望幸推齊政之意以立作人之方申命闡
官之挈壺肇設虞庠之典樂則擇衾中夜庶見學
業之日將明燭達朝抑亦文史之足用謹當劉而

無逭直哉惟淸守宗伯之舊班匪曰能於三禮遵書院之遺訓庶無負於十條

擬弘文館請寫抑戒于屛以備燕閑之覽箋

聲爲律身爲度旣不愆於威儀接乎目警乎心宜存戒於觀覽俯陳一得仰煩萬幾竊觀武公抑戒之詩實是後王自警之鑑寬亢寬悔蔡然悉備於簡編顧行顧言昭哉可觀於章句是所謂作聖準則猶可爲檢身工夫如欲無怠無荒盍亦是效是法恭惟峻德天縱聖學日新因丘陵作高功已就於九仞念終始典學道亦稽於百王盧膺每至於

夜分經筵不厭乎日昃不敢自暇自逸焉用匪諌
匪懈克盡齊治之方益敦緝熈之敬在聖上純亦
不已雖未有一毫之差然人心操舍無常恐或至
千里之謬宜倣周王之刻几俾書唐宗之素屛出
入起居罔不欽心可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目常
在之豈但摘句尋章庶用拾遺補闕須臾之頃敢
忽隱微之中尤難口無過身無愆尚不愧于屋漏
威可畏儀可象庶用戒於燕閑而始今永圖無疆
是學古其乃有獲涵泳詠嘆蓋必須玩味而無窮
反復沉潛顧庶幾好學而不厭取諸人無日苟矣

省厥躬不在玆乎玆乃致治之原無非進德之事過則勿憚改雖曰無難悔而知反躬亦云不易伏望察臣獻曝之志行臣補衮之情莫顯隱莫顯微非徒觀感於不聞不睹置諸左置諸右抑亦知戒於可效可師則于以加精一之功亦以至雍熙之治豈曰無小補也將必有大益焉謹當職忝論思心切納誨作豳風而進戒雖未居周公之先圖無逸而獻箴庶不在宋璟之後

上退溪書

欽承令札敬復不已乃覺今學有如是深切今蒙

稍提起自卒夜氣與未發之中此兩段非初學所把捉模畫前聞令辨似有所得猶未快悟數日來更加省念則前所似得又歸恍惚今擎令示果不可容易擬議聖人天地也元亨利貞周而復始真實無妄不待修假古人已言之夜氣之說真箇是爲衆人發似不涉自然流行底氣像然不敢妄議未發之中最是學者用力下手地正自有實得於心身方體驗於事爲然後庶知常人便未有無然蒙之此語欲質於令量竢異日忝令側願聞纔分的確之論

元書

齋廳寥曠雨聲秋思令人蕭省悵莫與晤款也夜氣與未發之中正以僕前夕所云太率易非真實有見特一時想像揣度而言之爲愧故有不可易言之云今何敢復爲杜撰之說耶當各隨時隨事加存養體察之功庶有實得真見而相發明乃有益耳近日暑趨事疾病轉添勢有所不堪奈何

上退溪書

謹伏問令體候何如今則向得差調否某自近暗

令寓爲德鄰質學之樂平生豈可容易得嘗幾繼
進猶慮日俟煩欝妨令接姑待秋凉顧揆未盡精
蘊令移告曾是不料悅若有失無以爲懷令教周
易釋送上就懔弟筆欲得令心畫數幅敢上追白
鄰有善畫名申世霖者自言先相監司大人以連
山紙十幅曾求畫來已畫八幅未畫二幅在家或
者傳于某令言于喬氏何如

答書

暫違芳鄰只有馳系承惠札披寫曷喻歷書冒
忝寸無補益惟是得罪於諸矣不一而足歸来

伏枕慙汗浹背未知何日得釋賴肩之擔庶少安愚分耳平時隨分憒憒每與公等接語深覺洗去蒙滯者多矣第以在近猶畏憧憧之戒不得昕夕追尋今此稍遠其能副宿懷耶用是悵悵易解深所願得欣然如見明師感感寄紙姑留待病閒以為覆瓿之需但夙興夜寐箴日對明倫而尚有未記之句旅囊又無書可檢當回便謄取而寫無不可耳蒙諭畫幅曾所未知不覺唖塞（先生仲兄參判公瀣嘗求畫于申世霖而參判被禍故云）

上退溪書

前迫日暮未作穩質爲恨就省困知記試思這做學多有精到處然其以人心爲已發道心爲未發作两般看最是錯認了豈辨倒王陽明差路乎然則羅整菴亦未可謂儘出正者天下道學難得嫡派如是未審高明以爲如何

元書

乗訪其於病欝慰幸深矣示喻整菴所見於大頭腦處錯了其他精到處似未足尚只要見近古中原文獻如何且猶能與陽明角立以爭禪學之非是爲整菴而已近日僕之瞑迨思之悚

惕委頓亦甚秋江前約恐未遂咄咄書空耳

又

昨夕對床論語多幸但於鄙言無所銓揀而俱曰是此豈有益於懵滯耶継此切望痛加辯詰庶精義不差也兩書皆呈但禪學如膏油近人則輒汚陽明又以雄辯濟之尤易惑人諸公須戒之勿作徐曰仁輩始明終昏而自以為得

答退溪書

近日寒氣尚酷每想令體清養何如積慕不已忽不自意伏承令問悉款不以無似揮絶始知大君

子與人爲善之盛心深欲進討以質平生疑礙尚慮令侯且妨犯寒出外其亦本是弱質冒風觸傷故累月阻候私悵私悵拙述病痛果如令砭非大公高明之鑑何如是不惜敎誨乎鄭先生所著意謂當一拜瀆承令示有一大眼也醫閭先生集其未曾見之欲明間侯天暖進瀆爲討復齋稿全帙旹未返此後當持進

元書

見諸徐復齋所著傳了切望寄示鄭先生著述任武伯令公許欲搜得於其後凡處見示近者

再三叩之則任公答云所存只有先生手抄先儒之說若先生著述則無矣可歎有醫閭先生集者僕新得見之其人師陳白沙而篤信此學似不全墮於白沙禪學殊可喜想曾已見之矣自幸得見故奉告之耳復齋稿前來者送去

答退溪書

昨日之進至為率爾且被酒困遽拜客煩之頃許多懷慕十不一陳況為學之方怫未開質有同不拜奈何但其素以懶荒染習志不就遠大然見有道者欣悅未必出古人下自拜令門悅若有得恨

未得繼朝夕此誠未至病痛裂滅安可免罪伏惟
令教醫闇先生集當欲披讀須令索勿迫花潭識
吾東豪傑之才道德淺深雖未可遽論然儘是知
道人甚可小之且不相講討當今學者痼病近每
承令見超詣以激發起立者至矣故自以為不肖
之大幸幸令察闇舍對討是好事好事

元書

近日為況如何前來集錄謹封還納惟照領花
潭所謂皇極經世數終未諭何謂欲如前約會
僻靜處商論得其大旨而春寒尚嚴未果為恨耳

上退溪書

謹伏問令體候何如哀慕無任孤子某不自死滅粗
備襄事苟存視息祗奉几筵前日伏蒙令教懇惓不
以無似令棄遠絕益感令度與人為善之誠心平時既承
令儀多有提撕之力令遭大故非令慈委曲幾不免
妄人之失但奉接令容無便哀懷尤切末由號訴不
勝隕絕風喻令志欲有 告休之意益激哀慼孤夏間若
有往覲病母之日可以入城何以奉陪令下伏願令學為道
萬重幸令賜毋惜古人教誨之方謹不備

元書

日妻母在宜寧得病求藥訪醫圖劑無暇故昨夕倂探出城之遲速俾還獲書乃知慈候尚未差復深慮深慮人老少虛實不同聖人旣制爲喪禮極其至矣而又多設權宜以全人命過與不及皆非盡孝之道某前此爲尊喪甚憂暫開其端而未敢盡其說今亦何待云云固孝念所洞知雖不信其言豈不信聖言乎惟曲諒旣緩行期當謀後日就奉謹此報某狀

答退溪書

伏承令問驚感罔涯不勝令息稠疊如跪令席末伏忝令清光比來慕想轉深思一質鄙懷者孤在積憂患

中凡喪祭禮雖曰古人已有制定然禮緣人情因省而變徒守己陳之芻狗豈君子行禮之得宜也玆以欲拜領受令嘉論今聞入補夏官此苦務也想今體保理之餘何以堪支自此江東之計漸恐難遂人之閑養百年之善計耳有懷不宣姑掠此孤自近日稍向調故欲返廬次爲霖雨所拘奈何孤濫抽令侍寄南詩多激哀感學者治心與彼家實似而非彼家治心比之則池水自風不動泥沙皆沉在水底學者治心比之則其猶澗川之水乎池水雖靜微風一撓則泥沙皆涵濁而川澗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南之學識不奇不謂少視其用功於治心工夫不可謂不用

力也但以日用為糟粕以空寂為實地故日用間
處事多有顛沛冥然不能措一手眞所謂池水之
靜也所謂靜者人不能不處父子君臣兄弟夫婦
之間曰日用之動主靜而制其動主靜不過持敬
敬者非槁木死灰故靜中須有物此吾家活法也
爲有身在人世以日用小事爲不足照顧體認入定
治心然後安有行道之理况大事不過在日用間乎
南有此病孫每責之以孫言爲不足聽也且學者
治心則自然漸有心廣體胖之樂南每懷戚戚曰
今日不死則明日恐將死畏死之念亘往來于心學

者不違於死生焉用學哉孤因發支離之言恐令諒以為何如也幸令恕孫之浮躁而一警南不妨

答南時甫元書 景浩

朝寒病縮悵念僉契方在憂患中忽奉珍札始知應言至孝回自山所無任慰紓詮聞自大夫人以下持喪多有過禮曰是未免致有傷患澆意至為未安未安僉君皆違禮盡孝不當偏執以越聖戒竊恐尊閫所患得無由是而致伏乞千萬賜採芻言之意傳告應吉僉位而勉之何如且告應吉觀古人雖在服中講學往來書簡

未嘗廢也近以未葬前故澆亦不敢率煩此後
雖在廬所望勿廢相問也

上退溪書

謹拜問令候何如前承令札實非孤許所堪迨自
不勝天幸但似率爾未得穩討為學之方猶未開
質追恨不已不已所令教寒暄堂行狀付冊偶得
於友看来甚草草也就恐須白令筆法乞須令領
一揮以惠深仰深仰仁祐此求非但為墨迹也更
勿令麾尤企尤企且前受令律有鬼誰何一語未
諳何指須令亦何如

答退溪書

昨日伏承令體下枉從容陪討不勝驚謝平生所懷渙然氷釋實非劣質所堪尤自以爲幸也方欲修謝家僮適出未果又承令問不任愧恨之至昨令敎金寒暄公行狀不在此未即送上從當搜上

答書　景浩

近以病中憂旱殊無好況久未相問承書始知有驪興往還且作關東行計楓岳鏡浦平生眷眷而不得者將先入君手老夫歆羡奚如龍鶴望雲而奮迅奈何奈何時甫亦同行否山林之碩誰獨無之一失脚塵中能遂

其頒者鮮矣君之此行時不可失老夫亦安能終遂沒沒於此耶每遇名區爲我好相待而謝其遲遲也花潭行錄太似疎略須勿惜周悉歸洗塵罇不勝幸甚時甫同行亦望是勉之

元書

近想尊文先生起居康福侍奉外日有進益就中遊錄後跋不敢強辭不足以發揮適以漉累奉納多愧僕又愛此錄之詳贍傳寫一件欲爲他日憑討之資適子弟皆出無人對校幷以奉呈欲望兩君對讀一過以正訛漏而反之何如其間細觀有未

穩處輒以鄙意改之領肯與否唯在雅量并覓其率易之罪幸甚昔時甫頃論心有善惡之說大錯性即理固有善無惡心合理氣似未免有惡然極其初而論之心亦有善無惡何者心之未發氣未用事唯理而已安有惡乎惟於發處理蔽於氣方趨於惡此所謂幾分善惡而先儒力辨其非有兩物相對而生者也趙致道誠幾圖王魯齋危微圖已盡之前日不察而率然發口追思赧泚近得鄭靜而天命圖甚不易也但所差亦在於此又謂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亦誤說大抵義理精微何可易而言之哉

所求静說足下所見殊端的吾無以進於此者
但辱書言簡而意到心實愛之故當初受而不
辭更見其中所以見推者太過無一句可當之
實冒受此書雖不以示人天亦非之恒然不寧
敢以回納須就其間截去二三行補以他紙略
道其嚮道慕古拙修勉強之意不過數句而止
還以見寄不勝幸甚人有為學之名人必以百
責歸之此危道也况自相以無實之辭稱美推
許以招人之笑怒哉董陽後日滉

答書

伻借冲菴集暨貴稾試策足見銘遠深荷且幸前此但聞金公以孫峯為號不知更有冲號今賴君始得知之真可罪沈諸梁也姑且留閱不延時月并盛策奉還未依所戒入手旋還冀垂寬遲病懷寥落擇寒威少紓之日惠顧翹望翹望

元書

比日寒凝想侍履進道有相益增清福前來策草緣兒輩傳誦多日未還今始回納有愧稽緩也當初見策題窮恐對者難說到十分處及觀盛對議論開闔筆勢滂沛令人發望洋之歎而

張吾輩之氣眞可爲　聖朝預賀得人也其中如不可傳者藏於萬物之表等語似太涉高遠所以然所當然亦少有差互說處想才器之下筆快失照管之病應已自燭破也冲菴集五卷姑留此亦有令子弟傳寫之文俟了當奉還細觀此人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來所見實高人一等其歸養辭職等疏出於至誠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蹈大禍豈不悲哉悲哉拙疾日寒轉深弓卧冷齋俟稍姸暖日不惜枉頋洗此幽愁也

上徐花潭書

甲辰正月二十四日洪某謹頓首再拜近來審尊師清攝何如伏慕德儀馳精會神無任之至某叨賴下念依昔無狀常欲更進門下叅聞誘掖之訓以遂一生之志非但求道之誠未至比年來家君違補遠邑陪馳道路歲月遷改悠悠泛泛能奪其不確之志自嘆不肖之身終無所得永爲大君子所棄也頃因朴友民獻伏聞先生有向楓岳之計未知尚今亦肯否某今四月間欲覲父母于關東倘能陪杖屨逍遙勝境庶有聞仁智之緒餘則幸孰甚焉某頓首

與盧寡悔書

甲辰三月初五日寡悔來見曰　儲聖一日問曰中庸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書之不見是圖其指同乎儕輩皆曰同獨守愼進曰其意果同矣然小人之見不然庸學專指心上說書經專指事上說周子曰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心上若不做着緊要則事上必有滲漏事上有不謹處其原自心上來故由體而推用由用而達體則體用無間矣然緊地在心上謹防而已退思之不覺杜撰之病云

前日三說分心事大段分明恰好其思之恐未該也妄以所見申之幸照管其曰戒懼云者思慮未萌事物未形只是自家便先存養克持敬畏使此心之體約之於至靜也其曰隱微云者事物將來思慮已萌只是自家先自省察必審幾分使此心之發謹之於方動也與大學之所指所視皆是謹獨時事也至若書經之不見是圖者雖屬事上而既曰未形之時圖之云爾則此亦事爲未有兆眹時也似可與喚做存養底事恐不當以謹獨省察合而言之也未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盧寡悔書

承審侍講淸迪萬慰萬慰所問鄙意以爲朱子正指學者繩墨路頭也一有不遵此戒則必有所差差之不已未有不失其本者所謂老莊佛家別是一端邪枉底路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程子曰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在初學尤宜愼察如曰彼邪遁之說苟不克先辨必將爲彼所惑云爾則孟子不曰我知言乎知言者格物致知之謂也在我誠有十分之格則必有十分之知吾心之平明如鑑如衡而姸蚩輕重自不得遁形矣由是而曰

用之間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其必辨其公私義利是非邪正於疑似界限不使一毫人欲之私有以奪之則天理之正自然昭著平生用力雖已至於此等地位然苟不能朝朝而察之夜夜而察之時時而察之念念而察之本體之已明者一分纔有所蔽一分之邪已爲萌蘖之地况未至於十分者耶韋布之常與師友切磋者不可忽如此况人主勢位高亢而宦妾常擾於左右者乎舜聖人也益以怠荒戒之禹以傲虐戒之臯陶以逸欲戒之古人所以責難於君者其嚴矣凡關於治道之

切若使無所闚遺則異端之書將不暇下闋矣且前討書經之旨某亦未敢自斷但朱子於論存養處用此語而程敏政先生於心經附註又補入之若曰斷章取義云爾則復何致疑未詳君見何如

與盧寡悔書

近讀延平答問録乃知濂溪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伊川每見人静坐便嘆其善學故龜山豫章延平考亭相授心法皆用力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所謂立天下之大本曾子之唯子思之致中孟子之性善張子之理一同貫說地頭若這路脉

不分明用功其分殊處必多謬想吾兄優入於自得之域此間相勉毋負昔日之志餘何敢屑屑爲道千萬

與許國善書

月夜談懷兼示箴規之藥非君愛我何如是親切琢磨耶但相離多朔一暴十寒恨曷任恨曷任所示論語莫我知也章今始再三玩味知君得聖賢微言精確實的也小註最後陳氏之說固是詳切而又一段云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

又摸捉不着如何能知得我此則晦菴自贊中闇然日脩之意而憂世亦可警初學之病也庶有知其先聖立敎之旨幾不負吾君指示之明切而幸有得其一分也非必以一分定其所至之限困自責我無篤實工夫底之罪云爾

與許國善書

論學治心吾輩事也而顧檢所得反不如昔日少時不勝愧赧時然後言聖人事也有問然後有答亦非後進可及然學則在是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豈可汎視於仕宦而已乎雖泮中公事亦可推

矣彼薦人事非吾儕分內事切不可數聒於人也
既以此自戒又勉于君以為何如恥齋再拜

與李瑞老書

東民無祿雖是一㨾吾儕之慟倍切罔極非討變
服一欵君計詳矣然於儀註及此一條以古者纖
民齊衰之義則君言亦經常之論也以孔子從時
王之制則恐未穩也　中宗大王之服一條已變
而頭巾與帶已用黑矣君今已著白帶則更著何
帶於成服乎且製頭巾而不著於成服云爾則此
尤不然儀註曰云云君平日所著者　中宗大王

之服之白笠衣鞋也且欲預着白帶而頭巾不着則帶已白矣白頭巾不着矣將欲何物乃爲 大行王之服乎吾意以爲更造白笠着於成服之日自後藏之淨處還着 中宗大王之服之笠而待此服盡乃用 大行王之服之笠以終其月廢合禮意未諗如何

答康元卿書

尊慈氏以俗忌止之則難以違命易之幹毋之蠱不可貞程傳所訓至矣以賢季代行於他處似無妨但祝詞不可以攝行改其由也耻齋白

與應休瑞老應善書

聞諸弟清養萬重深慰深慰又聞方與泮中諸流累上　封事知諸君愛　君憂國之至情衛道抑邪之懇意不勝驚嘆咄咄不已起吾衰懶激吾慵退深有往賞之心但鄙意私念以為生其世為其士坐見吾道之沮喪異端之橐籥不忍之憂油然難止敬叩　天門以達草野悶迫之誠則可矣至於伏閣瀆犯非為士職分也豈但非職分古人於出處之際世之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肯求謁於王侯者以其重於自進也雖在大臣之位三諫不

從則去者誠以事君不可以數也况在賤分乎數
字之義孔門已言之言者輕聽者厭先儒已戒之
數則其迹亦涉於瀆君矣往者先輩盖忽於此義
故道屈徇人之辱身被無妄之禍不幾於自取乎
古人云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憂時重道雖不可不
極其至而進退之義言嘿之宜不知其輕重之義
則奚足尚哉孔孟以後滔滔漢唐數千年間了無
知此義者故東京諸子氣節可尚而其於聞道未
也宋之諸賢義明之者不亦諄諄乎昔者孔子於
沐浴請討之時陳其言而已未聞其爭之也子以

從大夫之後而尚且如此況其他乎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乃曰我先攻其邪心抑亦知此不言之微旨乎今之所陳果若以儒生之上寺仁壽宮之創普雨之請罪則亦有所不然者何者儒生徵業不必離父母兄弟上寺然後可讀古人之書也既有禁令則從令可矣陳疏請之是果古人扶道自重之義乎使戰國間鄙士處之吾知其亦不肯爲也仁壽之創在近密之地者不得其請而在疎遠之蹤可能行其言乎然此則暫違下情未或爲大害也至若普雨之事則其爲凌轢橫恣之狀適在

外不知其詳然向時忠憤之士徒欲闢邪枉之人
誅當道之奸而獻言之際言無倫序率爾輕發亦
未的指其人之見罪故人主不信其言而樂聞之
也今此妖僧徒舉横恣之名未摘顯指之狀而請
置之重典則　九重邈矣豈能燭此千里之誠哉
况誅沙門已爲衰世之事而非義策乎古之進戒
者齋沐身心愼擧所言言必有序發必有時無一
不當於理故上有從流之美焉未諗吾黨之士所
陳之言果若是否若以草草輕遽之文不中之言
冒犯　天威則其於道未必無妨也今聞諸君之

伏闕至於十餘日而不自止故不可含默爲發之
唯諸君留意焉恥齋白

與李剛而書

承惠書知君用力精專不勝警惕夫心者活物當
其靜也必致其不偏不倚之中使本體有鑑空衡
平之實此孔子之敬以直內子思之喜怒哀樂之
未發孟子之性善是也昔周夫子令二程觀未發
前氣象而二程終身受用其門人龜山以是傳之
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朱子心法相授只
此路脉而已故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

異端者理一也朱子之言曰夜氣存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所謂理一所謂虛明正學者用功地若於此境界不得分明尋入則其分殊處終不爲誤流者幾希以故程子謂敬之一字爲徹上徹下工夫未發之前非此則宜有死灰枯木之病既發之際非此則不免焦火奔馳之失古人亦嘗以此相戒吾儕相勉其可忽諸且公之意似有厭事求簡之語若以分內事物厭其擾攘欲盡除掃而方爲定心氣則非儒者之物各付物而不幾於佛氏之棄絶事物之歸乎云云

上某官書

謹頓首拜問歲息體候何如關塞遼邈時物推遷遠人眠食萬福不堪景慕生既無一日之素然精神交會不啻接承者盖今已十五六年生之此語實同夜光之投而同生一地又同一世何可不信一命字不紓遠懷哉生嘗守伊川天德王道要在謹獨之語雖不能脚踏志則在是既不能面質猶以橫渠訓以已心爲嚴師而已矣生自未冠粗聞古人事業今年三十有九未免爲君子棄奈何近讀中庸一部實與義經表裡然猶未摸捉在怎處

伏願遠人幸揮一語此通判同閑謹憑修問
先君此書成於嘉靖癸丑伏想辭意非晦齋不足以當之晦齋謫在江界是年十一月下世則書中通判等語似是晦齋無恙時所呈也手迹宛然嗚呼慟哉萬曆甲辰秋分前一日孫進泣識

故大司憲靜庵趙先生行狀

先生之系出漢陽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爲摠管弱冠破哈丹兵以獻俘中朝帝特賜袍帶詔奬之其曾孫諱溫佐我 太祖錄開國功封漢川府院

君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於先生爲曾祖是生成
均館司藝諱衷孫司藝生諱元綱是先生之考官
至司憲府監察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化
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爲人氣質清美容貌端毅
少時游戲舉止已有成人儀度好習禮稍見人非禮
雖在父兄輒諷止之乙卯監察公爲魚川察訪先
生年十四侍赴時金先生宏弼謫在熙川往從之
遂聞爲學之方自是厲志定業堅苦篤信不違課
式晝講必切問夜退必近思不以記誦詞章之習
少經於心不使鄙倍惰慢之容暫設於體人或勸

以舉子業爲求利途則乃以不屬文辭庚申丁內
艱凡葬祭衰絰之制及飲食居處之節克遵文公
家禮自初終至制畢一無所違未嘗以他事出外
或有請見不與笑語常坐必對墳塋奠哭之暇常上冢循
繞展省冽寒暑雨未或廢止其慎終天性然也既服
闋猶抱切切之哀乃卜塋側構草堂數間爲末慕
之所又於其傍引溪開塘築階爲圃種蓮栢二物
遂游息於斯蓋平生雅賞之懷也嘗奉養慈闈執
甘旨謹溫凊唯恐不至力行之餘不輟讀書每雞
鳴盥櫛靑衿危坐平心易氣俯吟仰思思之未得

雖歷日夜必期有得未嘗以未至自畫德就真積
充養力久益以毋自欺謹其獨爲戒正德庚午春赴
司馬試述春賦送李存吾民長沙監務詩考官驚
賞遂居魁中外洽稱果副時望是夏五月遊松都
之天磨聖居或遇奇絶處輒披舒精神倘佯行吟
蕭然有出塵之趣悠然有詠歸之興或擇清幽道
社入處靜讀沉潛義理之奧探賾自得之味凝神
靜坐兀若塑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雖精進闍
梨不及也凡食須如厠外絶無閑刻唯二更後五
更前爲脫衣就寢時也平日用力爲然而及此愈

篤至仲秋乃還是時德陽奇遵字敬從之先生呼子敬曰措大從我如是刻苦不亦勞乎蓋相長之言也辛未丁外艱情文備至前後無憾先生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可謂無間然矣乙亥春携二三友往砥平縣之龍門寺結欄相討晝夜忘倦精力所造諸公皆自以爲不及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擢拜造紙署司紙先生甚不快於心曰吾常不以利達爲心而有如是意外事且今之時與古之時不同必不得已可由科擧以道行道之階用虛譽的然於世吾深耻之是秋　中廟謂

聖策諸生以孔子過化存神爲問先生以積養之
學發爲達用之文試官賞置第二授成均館典籍
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未數月
選入弘文館拜修撰轉陞校理應敎典翰丁丑冬
遐拜副提學一日馬逸傷墜遂移告　上遣醫
賜問不絶先生不以傷病爲慮以久未入對爲憂
是夏五月歷參政院同副承旨物議以爲長玉堂
養君德非此人不可也用是仍舊職時　上雅
尚文治銳意興化戊寅春朝廷議啓薦舉取人之
法先生亦啓曰　上之志治已久化不能行者

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則人才不患不得也
每入侍經席前夕取進講書必端拱斂容熟讀研
窮其敬愼如在　上前至曉易褻服乃詣待漏
嘗謂人曰入對天顔不可不如是　上亦待先
生甚敬重上下相得風雲際會庶幾可以興教化而
移風俗矣先生於是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知無不
言言無不聽然其言論必歸重於人主之一身而
其出治之源必指戒於一心故其所戒之言曰人
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性氣則四時而
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

然無所不通況人君一心體天之大夫地之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靈妙者況焉梏於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色彝倫斁而萬物不遂況聲色臭味之誘日幾於前而勢之高亢又易驕歟先生是語即古人堯舜其君之盛心也可謂至矣是冬特命加嘉善階拜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賓客同知成均館事己卯春以金友曾誣毀士林事羨廷訊先生以臺長亦預推官之列兩司以先生不欲窮詰論

適先生必於其間有意存焉豈苟同哉俄而以政
堂啓行之先生雖志在激濁揚淸豈不知急先務
哉方欲上格君心下得賢才使上下同德內外和
平民心悅天意得而後爲治之目可以次第條舉
矣其時喜事如權碩者反以先生爲懷依違之計
迹同愉邪至欲劾之　上方且倚重求治益急
雖不能引去每欲辭退一日寄子敬致簡曰欲棄
官綬斂身山林無復有世路之念先生荅曰亦當如是
則可謂深明於進退之際矣厥後朝論欲追改靖
國功臣之無功濫授者錄券物議崢嶸先生以爲

身不在其位則已矣既居是職安可顧籍念遂力
言之盖先生禀性毅直平生自律唯知見善如不
及見惡如探湯而已是以舊臣多蓄不悅之意是年
十月果論編管于綾城館學諸生號哭闕庭爭囚
禁府行路之人咸歎恨悲惜之其道義之感人者
深矣至謫所乃撤墻北隅坐必北向以紓戀闕之
懷每言臣罪當死　上恩至重其向上之念憂
國之懇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十二月二
十日金吾官持鴆至即沐浴冠服顏色不亂從容
就命略無怨尤其言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

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是所謂含笑入地
生死安順者矣先生姓趙諱光祖字孝直號靜菴
明年某月葬于龍仁縣某里是先生世壠也享年
三十八娶僉使李允泂之女生二男長曰定時年
甫十歲次曰容在襁褓夫人貞恪敬愼克守君子
之訓教子義方定不幸無後容今爲某官生子女
若干嗚呼先生以豪傑之才早事聖賢之業優入
明誠之域會一貫大義廣乎可以居安資深矣其可
見之行則平居越曉而起冠服必整書籍筆硯不
正不對必有欵列不安於心坐則危跪手必交執

臂肱故所服之衣當臂膝處先與日讀大學中庸語孟性理群書近思錄等書或沉潛溫習或瞑目深思一句之旨一字之義必精索力踐未嘗少輟晚好義經手未嘗釋凡言行動止取倣河洛未嘗以非禮自失奉親極其誠孝待兄弟篤其友愛吉凶慶弔必竭其情禮每日往拜家廟雖官事勿遽或值風雨益虔不懈至於祭祀齋沐以禮奠具必誠少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處閨庭內外截然故恒居外室衣衾不混於內溷廁亦設於外自奉甚約位至大夫而不營宅關節不通人騶直不納家嘗

語夫人曰吾以國事為心不暇念家事也其奬後進必諄諄誘誨隨其資稟各盡其方不必專尚小學務導人以善故見人亦以綱目孟子諸書為勸其侍經幄必齋心端慮隨事匡救以為君心出治之本其本不正則教化無由以行治道無因以立常於 上前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為格致之要而以篤行為克驗之用至於天理人欲之幾王伯義利之辨必論析不已不使少有所雜而害於政也其闢異端嘗曰奉先奉恩二刹緇釋之根柢先斷其本則其餘可不勞而治不過明先王之道

以導之耳嘗與人飲雖極和樂不至亂失容儀金
老泉一日醉倒街路先生深以失儀喪性規之又
時至旅舍有女甚美先生欲試定力乃令梳髮梳
已夜深即命移以其謹循遠色類是又嘗曰衣章
一身儀表不可不整步履必折旋張拱翼如朝退
人爭望之皆稱有道之人時金判書渾金大司成
湜諸公謂小子之習不可不以禮鄉閭之俗不可
不以正故朱子小學呂氏鄉約方啓而行之先生
憂念時事屢與人道之見許上舍伯琦曰齊隣有
丫童乎此雖古禮甚駭於俗且語成秀才守琛曰

爾洞亦行鄉約乎其條有曰過失相規一里一閭必有長不幸其長先犯則將若之何其法非不善而未有以省下而能行於上者也人有以先生眛於必世之訓而徒汲汲於更張云爾則非深知先生者也嗚呼先生殆天所以篤生吾東以闡道學之嫡統也使天終必佑斯人歟則何不屈窮於畎畝之中增養其所未養益到其所未到以及乎左右逢原之地而至於是而已乎先生言論風旨俱載國乘而其平日立己造行之方不多聞見於人者大懼闕失聊以所聞謹錄梗槩使後之君子尚有考也先生之於金先生其猶二程之於周子乎金先生字大猷號寒暄堂常

爾然冠服終日竟夜未嘗有惰容倦色嗒然不與人言蓋
用力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也

府君僉知中樞府事行狀

先府君諱某字某姓洪氏先系出上國唐之季特遣八學
士教國人洪其一也賜籍南陽名所居曰唐城今爲某國
世踐顯歷爲東國望族語在地誌十三代祖諱復在高麗
中葉官至禮史其玄孫彬仕于元忠肅王之被讒留元也
爲王出死力訟其屈後還本國官至政丞世傳其先嘗居
燕京者此也見牧隱撰墓誌實八代祖諱由道奉翊同知密直司
事之從兄弟也入 本朝諱師錫貌[illegible]絶特我

太宗嘗於朝衆望見深器之顧謂 英廟曰今
日當擇將相才遺之文有鄭麟趾武有洪師錫其
人也厥後丁未重試皆擢魁西鄙有警果克掃靖
事具西征錄累加至資憲大夫知中樞院事 贈
謚莊襄公即府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季漪進武副
尉左軍司勇祖諱貴孫禦侮將軍忠佐衛上護軍
皆官不逮考諱以平忠謹謙厚處兄弟極其友愛
待族黨盡其睦恤姪子女之惸孤無所依者皆養
于家力辦嫁娶咸不失時世稱爲仁厚君子人加
以篤學精通經傳一時經學之士皆就正焉官至

通訓大夫成均館司成妣淑人籍廣州即遁村先生李集之後大司憲世弼之女也以弘治癸丑十月二十七日戊子生府君自少游戲言語動止不屑屑苟合有大志多奇節丁卯間反正未久朝野甫定府君纔弱冠尚有憂國之志一日携群僚往游駱駝山見松間有宰相盧永孫等群醉飮忽慨然心醜之遂作書投以責之曰方國家多事之日横帶黄金在相位不恤群議以醉飽爲事甚不取也盧聲恐即撤散及長經傳則考正於大司成柳公崇祖尹公倬子史則就質於金慕齋安國微辭

奧旨多受於鯉庭進退之際故其淵源所𮖳得於
先正者如此年十七八於書無所不讀以至左史
國語莊騷班馬韓柳之文皆博熟溫習靡不貫通
其聰明絕異於凡人二三等過眼文字輒記誦人
或問試古今事實始終源派亦極旁暢其入太學
益以遜友尚志博討群賢雖宿儒咸以爲莫能及
也猶以學力未至爲慊癸酉遂負笈入龍門山益
發憤謝棄人事忘寢廢食窮日夜讀詠未嘗少輟
乙亥春嘗在是山之妙雲菴依而靜菴趙先生先
祖亦來寓見府君氣質醇美深與之叢修之暇登

倘逍遥無不與偕以討游息之樂情趣契合恨其相知之晚府君不出是山幾十餘歲未嘗留習研練於科文程式入場亦未嘗刻意起草或不滿其意輒摺試卷而出不屑於名利常有漆雕未信之志也甲申春登第授承仕郎成均館權知學諭補驪州教授乙酉入授實職司成公嘗為大丘是冬十二月之望訃音至時天氣極冱人皆以犯寒戒之府君哀毁踰禮達夜馳雪路遇賊幾禍及僅免戊子二月服闋七日丁外憂連被重服必誠必信克終以禮庚寅夏制畢陞學錄階加務功郎兼奉

常寺奉事時　貞顯王后上賓府君以都監監
造官盡瘁職掌階超宣敎郎其殫心王事類如是
而一時僚吏頗有忌嫌之色辛卯春又以微事見
罷黜府君不介意也壬辰夏陞學正階加承議郎
同年許沆等在要地欲援結累以史薦探試府君
辭之終不一訪其儕深媢之欲中之以事癸巳春
階加奉訓郎陞博士秋加奉直郎甲午春例遷典
籍夏階加通善郎轉戶曹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
事官秋階加通德郎拜司諫院正言其佐兵曹凡
三授而地官夏官皆機務浩繁人皆不堪府君未

嘗一日告済故案無稽簿軍無失機其在微垣以輔養君德爲先不以訐直爲事乙未秋出爲江原道都事府君性嚴直見人過惡則言論之際雖未嘗摘疵亦未嘗容諱當官處事不以避於權要丙申三兇方用事朝野側目有一牧使奴事許蔡剝民刻甚方伯猶不決然黜之府君爭之力乃黜故見忤權焰誣構虐譴遭重貶家居驪州之別墅終無戚戚怨尤之語曰人生世間得失榮辱皆天也彼雖誣罪於我亦莫之爲而爲何必致怨尤於彼癸厥後三兇伏辜一時被枉者皆蒙收叙府君方

退處守靜不求聞釋居三歲戊戌之冬左議政洪
相彥弼特　啓超拜兵曹正郎己亥春轉奉常寺
僉正未幾拜司憲府持平兼春秋館記注官階加
朝奉大夫遷　世子侍講院弼善秋奉綸命出按
慶尚道災傷未還拜掌令　上旋命銓曹曰其
踏驗皆遠郡必未易復　命特以閑地換差改授
司藝及還即還掌令冬階加朝散大夫庚子春改
司成兼掌令充謝恩使書狀官赴京夏轉軍資監
副正前後行价多不務檢其下帶屬違國禁府君
為是任憚其聲威莫敢干令還橐只留書冊數帙

而已辛丑春階加奉正大夫陞司贍寺正是歲嶺南大饑尙州最甚民將塡溝壑適州牧遆還朝廷難其人特以府君擬差 上命乘馹以赴府君於是殫心竭職賑救得宜一境賴以蘇洛尙於南鉅邑簿訟雲委一日之間無慮數百左開右聽咸得其情平日所養庶少施於此以司贍時監伐氷消融例降秩遆授承文院校檢俄以師儒選改司藝司成癸卯春轉司宰監正夏出守三陟府使爲養病也階加中訓中直尋加通訓大夫府在窮僻校舊無文籍府君始至以爲牧民之道莫急於興

學即命吏多貿經史以藏方欲誨奬羣蒙丕變窮
鄉俗習適消渴疾作解官還驪州別墅丙午冬授
軍器寺僉正丁未夏遷宗簿寺正冬轉奉常寺正
是寺掌國祭享所需重繁出納闕剩倍於他寺故
交承之際吏緣爲奸前後官徒持空券廩無遺儲
府君深病之乃詳勘橫看其引納見存手自謄記
鑿出入不及期年廩之虛者盈吏亦用是乃戢庚
戌秋陞堂上超階通政大夫補求興大都護府使
府北方巨鎭年累不登吏惰奉公將不能善其後
府君惻然問民疾苦一切罷革下車數月吏得民

便然嚴毅之色峻直之言率不諧俗情府君將投
綬而歸果忤遆冬授忠武衛上護軍兼五衛將壬
子夏授僉知中樞府事兼職如故癸丑孟秋上旬
得濕瘇證人或請告沐則曰死生命也病尚不篤
豈有人臣詐稱證重以欺君上乎吾當挈家屬歸
養驪江怡閑養志採釣可以扶吾餘齡力耕可以
育吾率口計已决矣十月初九日壬午天其不佑
竟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一嗚呼慟哉昊天罔極明
年甲寅二月某日安兆于驪州治北高達山之麓
官洞里卯坐酉向之原府君性倜儻志氣高遠器

識寛大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以駭人之見聞不肯
趨時俯仰以屈已之操守常以古人不可奪之節
爲平生抱負遺散無怨戚之色阨窮無嘆憫之念
平生寡許可不修邊幅表裏洞然以儉約自守以
謹愼自律常居朴陋僅取容處不必温凉自便不
必服用修飾人皆不堪而處之裕如也騶直不計
有無以周昆季米塩雖至屢空常語夫人曰吾以
官事爲心不及於他一家内外之事君自處之飲
啄皆有命毋溷我也自筮仕以至屬纊三十年間
無盃酒交遊無田園陂澤嘗適公所唯恐不及未

明冠服促駕而出其進恒在他人之先唯知有官事不知有家事唯知有君上不知有其身忠君向上之心未嘗少弛或遇天災時變慨嘆警惕痛入心骨徹夜達朝猶不自止家人小子頗恠之疾革猶聞大內失火驚痛之深曰 先王寢御今至於此何以爲心其痛踰於疾至累日不已嘗誦仲長統樂志論陶靖節歸去來辭以爲遣懷寫興之地嘗曰丈夫行己處事宜磊磊落落何以屈己枉志以媚俗謀利哉又嘗曰君子在位則當以生民爲己任故常慕韓范富歐司馬之爲人又嘗曰牧

民之官最親近於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
有所濟古人之言豈欺我哉處兄弟友愛待諸姪
若已出隔日不見諸弟則必招叙情懷嘗聞伯氏
之疾馳赴墜傷幾絕殞見子弟必諄諄以忠信篤
行勉之御僕下以寬慈待吏胥視家人訴者懷其
德愚者服其恩三典州府不喜新立科條以擾鄉
閭所務者導自奉去民瘼多有去後之思再入烏
臺不事劾擊之末節所先者振肅朝綱申理寃枉
咸推大人之風累以明經選叅國子函丈讓其論
難諸生咸依歸質毋稱職秩踰分不安於心常懷

止足不肯少降色辭以希薦寵故終不大用於世晩好呂東萊十七史常翛然獨處外舍歷討治亂興亡之迹君臣賢否之實手不釋卷且於東方歷代實錄自三國以至前朝某君某臣某事所以得失所以離合瞭然如目見而生乎其世也平生無外慕特立一世獨伸物表其不改自得之樂人不得而知也獨朴侯國耳即朴掌令先佑字也嘗亟稱曰融通經傳貫穿子史如其莫能及也金慕齋深愛好特許之曰醇慤無私特行無阿有古人氣節世未易多得也府君娶龍仁李氏即觀察使伯持之後虞候

思良之女生五男三女男長仁祐次夭次仁社仁禧仁禮仁祐娶郡守金希稷女有二男二女仁社娶忠義衛李允文女有一男一女仁禧娶忠義衛呂淑女仁禮未娶女長夭次適生員南彦經有一女季幼

先君二男二女男長進今弘文館副修撰次迪今弘文館著作女長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李景嶸次士人李文會叔父交河公一男二女男遠中進士女長士人姜緤次士人宋敬族季父二公皆無後叔姑夫南公今尚衣院正有一女士人崔男秀季姑適士人申應洛有一女士人洪慶臣先君側室一男曰述

此文乃　先君草次家牒求　王父誌銘于退溪李先生者也　王父諱德演字叔容餘詳狀文時先生為大司成云丙子秋迪謹書

恥齋先生遺稿卷之一

耻齋先生遺稿卷之二

日錄抄

戊戌九月二十七日無聊中閱虛菴詩頗似古人風格非如叔季人物恨不及同時以吐出方寸然黃卷中如見其人亦我一知己

十一月十九日在鷲栖寺半夜讀罷茫然有思忽彈琴以破懷遂占小絶書琴背

己亥六月初三日以妖僧事上疏至初九日達疏未允謁 聖空館嗚呼 聖明之世有如此大變豈 國家之福而士林之幸乎十三日有儒生數

輩自擅就館 傳教兩宗外無遺撤毁云而實非撤之也

七月二十七日寓檜巖寺鄭士清金冲雲先我到二十八日寓東上室與士清論古今事迹及平生處身之道頗類古人多有不及處余甚佳之又謂清曰人以狂猾目公答曰豈敢當但規模不可狹窄以故持身不甚撿束然一生所志不敢斯須不飭耳余曰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

閏七月十四日在檜巖寺偶見僧徒弈者自不知其留心也物之動人心如此古人云志不定氣能

奮信矣又有義敬者能道金時習爲人十一月二十八日敬夫見余佩觿曰此不須也余曰此衰世之言也何必拘俗敬夫笑而不答髮即金欽

庚子二月家君赴京陪往松都遂像花潭訪處士徐敬德數間草屋構在林下其精舍也余以爲必未諳姓名將記之以作紹价事請筆則謂余遠入遠入相與再拜迎坐于室即書一絶以示之吟了有喜色某曰吾有志學問未知向方願得指南今將有年聞公篤學力行優入高明之域思欲承顏以開平生之惑尚未能也今日得接辞可償宿計也曰余有此名者虛也君求道

之志則實也敢不竭素蘊其間先天後天理氣體用終始之理辨析詳明有如破竹又問處身立心之要皆其所未歷到識了處其欲聞其志仍問曰士生天地間不偶然致君澤民分內事也古君子有以宇宙綱常爲己任者斯豈非得其道不敢獨善而然耶或有懷寶遯世隱居而不仕者無乃不可乎曰士之出處非一致其道可行而時不可也則抱道而無悶者有之或民雖可以新而其德未新則揣分而自處者有之或明君在上可試所學而自放山林從吾所好者有之或其德未盡新而坐民失所不可坐視則不得已有爲於

世者亦有之某曰然則公必居一於此頷聞之莞爾良久乃曰平生只讀聖賢書不習昔尚舉業尋不利於有司年至知命久隔城市志已在此無敢望無敢望其容貌高古衣冠嚴偉已爲山野間老翁眞隱君子也引余賞花潭所謂別區佳地也嘯詠徘徊揖而退

二十六日謹詣穆清殿到梨峴橋橋即鄭烏川効節處東行三里乃我 太祖舊邸有影殿初意以爲鵠湖百年見 天顔於彷彿幸也更思之禮人臣必齋沐然後見君况客中衣服又甚陋汚者乎

玆未果北抵成均館謁聖像請得禮服於儒生儒生曰雖常服何害再三強之乃取來於是衣團領冠頭巾詣庭進退皆四拜儒生殊恠之南抵圓隱舊居有新碑乃先生外雲孫李壽童所建余再拜傍人甚恠之

四月二十八日在龍門寺抄書小學有老衲曰自剃髮閱書生多矣獨公危坐夜不眠曉起盥櫛終夕靜坐一室默不言何哉余笑曰非敢為異事也

五月二十六日與國善往見閔公景說移時論討平生心事其氣像溫溫如玉潤栗栗如山立揖退

還家心欣然若有得
六月十五日李相彥迪公為文廟獻官視其容止
從容中禮斯人君子也
八月初二日將奉還家君向松京
初六日早向花潭先生家家在橐駝橋邊僅蔽風
雨引坐柳陰叙寒暄其欲學河圖洛書太極圖請
公勿辭曰可矣暫討中正二字適以釋奠事講明
論說不能悉也公曰初八日夕可從容說話日暮
抵安和寺古壁間見盧庵題名壬子仲冬也墨迹
不甚為風磨雨洗豈盧庵逃空虛餐烟霞倘佯山

水猶在人世耶未可知也
初九日花潭先生至余舍遂學河圖洛書太極圖
及正蒙二篇吐盡平生所抱相與長嘆先生曰生
長山林不得與同志者論討足下去春来問心甚
自負今又磨切如此不意足下真我友也但相住
不近不得每每相見以是為恨耳然古人千里之
交有所不憚云云
十二日謁花潭先生先生以為家無坐話地近有
東庠甚寥闃余隨後至學正蒙自天道至大心篇
先生曰此張子發洩神妙處非初學能悟得也吾

所說皆文字上糟粕若喫緊地則須精思自得余曰金相慕齋薦先生若官之則處之何居曰揣分量力雖小官不堪任幸蒙擢始拜命若不敢當亦可退也蓋自謙也日暮欲留侍先生固止曰明日向花潭不得與足下再奉遂拜別

九月初九日與國善許忠吉佩酒到寡悔盧守愼家相與訪愚翁李希顏共酌又往見韓永叔脩永叔蓋諱其學欲避禍者佯發雜談余曰知君面雖久然心則未也因寡悔聞之欲出早拒來

十月二十八日有破琴余緝理彈之有悠然之思

聘家前有江江有枕流亭脩可與金博贍魚

十二月初三日寄書于休曰合二姓之好承祖宗之嗣百年契闊蒼天素定父母安穩兄弟無恙人間至樂莫大於此此地距京不過百里往來何難勿傷懷也又有一言須勤學問學問無他在四書精究毋泛覽雜書以費歲月云

十二月初四早發過安平驛踰小峴 家君指路上遺址曰此我先祖莊襄公舊居也後孫某不能守今爲他人有豈不悽然乎頹墻敗礎尚在田畝間夕宿清心樓水景可玩

辛丑正月朔日往見閔公留宿夜話因問趙先生操心行己公之言曰先生居家律己不愧古人爲學篤實危坐積熟衣冠必端正自朝而暮自初昏而三更兀然不動清曉早起盥櫛雖夏熱短宵不少變想其學問不及程朱亦不遠但設施粗試遽至不幸當時之事可忍言哉按本錄時在驪州恐是閔參

二月初九日往叩寡悔之門不遇又訪敬夫敬夫君子人窮不能自存家在城東山下僅蔽風雨天何忍困斯人也

十二日與應休同舟適江月流影夜景可樂呼僮

彈琴酌酒以助興味遂作歌以歌之休亦和之

四月初一日在館洞朴希正民獻來訪曰徐生肯使余作友於足下聞公有志每欲與交只緣長在於城西雖未即耳且曰去冬嘗徐先生講學或問大學先生曰義理見存文字上都是這古人末稍緊要也是在心得底是夕過盧寡悔引入文房語措小閤子曰此自警香盤古人雖夜不忘用力致思慮專精余本昏惰欲助自警工夫云善哉斯人也夜氣清明之時物欲未接之際夜以繼日以致其功則其所就爲可量乎

初二日讀大學家人曰君必冠帶服直領有何可尊者耶余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余身幽則鬼神有監明則人必可敬雖獨處我亦人也况與君對居則君可敬讀聖賢書則遺訓可敬是以如此耳

十八日寡悔元叔康善惟自泮來訪應休公弟仁祉謂我曰去初八日 主上已卯人收職牒者秒啓享傳教矣余曰趙先生光祖金先生淨奇先生遵金先生湜可在其中休曰慕齋以一樣底人獨蒙 聖恩從仕無顏色矣曰日者聞慕齋白 上曰臣以

已卯同罪人濫被　上恩趙金竒寃可以洩矣
上曰此人身犯重罪不可赦也
五月二十日金相正國卒是日且素食家人問其故曰古人爲師三年朋友緦余於金相雖非師友之分然斯文君子儒也何論恩分之有無哉且聞日者　主上傳曰比來貪婪成風利祿熏心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矣居無何李相彥迪以歸養致仕而去國運否泰可占
二十九日送書于敬夫曰承珎重教誨且感如僕孤陋與世多病非君受藥孰醫之耶士生天地出

處行藏何如此難哉言之可堪嗚呼

六月初六日寡悔自泮來見曰自古忌才之禍等人爭名故小嫉善之禍衆人訾毀故大余曰儒者苟志學聖賢雖動容周旋當以古人爲準若畏人非笑怯於爲善終必爲無狀人君未達夫子危行言遜之語乎

初十日訪國善國善曰吾輩說某是某非便成論議人物不是須對其友說某事是某事非則於責善亦得余曰然國善且曰設有人所謂賢者吾初不知其人所懷妄吐心事幸彼與吾異好則必以

此害吾余曰見善人未嘗急合古人有戒矣
七月十四日寡悔永叔來訪悔曰世有能自修而
不肯做治人安足貴余曰修已將以治人也齊治
平當舉而措之耳但齊家在吾處之若治平則不可
自我擅爲之必與　君上交濟然後可矣然苟存
心於愛物見在隨分限各有設施大小則不同矣
叔曰金慕齋有事多執拗其固執之心用於善則
可謂用以失則不可余曰爲國竭誠當官盡職雖
求之古人不易多得
十五日往泮大司成即宋相攀壽也善居喪一從

家禮爲人慈祥好善聞爲師表人可之

八月十六日國善繼母弟呂巖爾瞻氏來見年纔弱冠聰睿多聞好學有志人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龍門寺祖遇云嘗見寒暄堂于貞陵寺雖夜必正衣冠直躬危坐云

壬寅正月初九日金相慕齋謂家君曰君之子某有志學問頗有操行而俗流甚嫉之云聞來甚愧過情之譽中心忸怩不已不已

十六日夕寡悔致遠權德輿來訪相與討心經至夜三更而罷

二十三日國善曰去十二月間慕齋於 經筵啓曰趙某先祖可給職牒以明示士林 上命三公議皆不可余曰去四月又啓不允今亦再啓於此益見其爲國之心也

二十四日往泮諸生方有議問之則前於宋相某爲大司成時有一二儒生於函丈之間至於義理之論則非徒不肯聽講或誹謗指笑諫院以此劾啓而諸生將摘發其人以治罰云

二月初一日與國善嘗努悔講質心經夜已中矣

四月二十四日以應休結核症問藥于金侯就成

發程明日先以書投之曰昔在都下欽想令聞欲就門下以質卑拙者有年矣今幸來在近境庶得以遂素志私自多幸某之此行非但求療身疾實欲授除心疾之方也俄至其居公出迎門外引入必選以遇仙無比丸命之公乃松堂朴先生英之高弟也傳其醫學與心學而累屈科業則亦將以濟民夭札必施一分之惠者也又問爲學之方所言皆以做功於上達處爲主嘗聞松堂以此誨人而且聞此公之語果一樣矣午後往金烏山下吊慰元叔之幕穩晤而退

五月二十五日草溪居李惠翁自京到洛陽驛投問余即馳見叙阻翁有大志有操行李相彥迪爲吏判薦爲獄參奉翁是己卯人希閔公之弟也

六月初九日到龍湫萬丈飛流聲震山岳愛其幽寂令僮奴吹笛余亦作歌以歌之

初十日到金灘向李戚丈延慶宅拜話頗穩公乃己卯薦科爲校理年前以掌苑召而不起

十六日寡悔來訪曰程朱子有大功德於斯文而廟貌位次反在於漢唐諸子之下豈非一大欠事故欲上疏升入殿內當五聖之下議已定矣余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明載於古訓玆亦禮樂中事也今不可爲之如有王者作則必先定此事矣

八月二十八日寓石泉庵有老僧道圓尚州人也問先輩金公允宗事能言之公乃金相堤之高弟也以故亦預於己卯之禍竄北方因死焉初公聞禍起來在北丈寺一日於中夜避入俗離山大軍迹而至卒被拏云且奴僕泣而進食公曰我以將死者不泣汝何泣爲遂從容盡食略不畏懾云賢非流俗中人物也

九月初三日在石泉或問養心在呼吸乎余曰呼

吸平則心亦中正中正則靜靜且不可無動

十月初一日留應休聘家設呑里與李侯允文叙話侯盖中原一處士自少不喜利名中年與李貳相耔金同知世弼李校理延慶諸公從遊焉有客來云李公龠捐世一坐皆驚悼余曰斯人亡矣豈國之福也

初五日將逐聘毋行于前路余發行適與李校理邂逅披草坐且問且質接語移時更勉之曰處世須自愼重勿近分外之謗云

十九日吊權致遠毋喪余雖非升堂拜者遠也實

非流俗交故入拜而不辭又執遠手伸慰禮而出二十九日仍友得　主上教東宮戒身箴又朱溪君奏稿盥手跪讀書一通以藏之

癸卯正月初一日在家聞再從弟崔士純遭母喪至其家哭之共辦喪事初意悶時俗祭服之誤制欲以家禮尺數準以教之及至則有人已裁裂自悔奈何雖欲改爲窮喪不可改備未果也姑論俗制之誤者度數不用禮文一也裁制不正方二也帶下一尺不制三也袂口下一尺不縫四也辟領不用袷五也

初四日應休自外至曰金慕齋今日酉時捐館云
余駭然曰命矣夫斯人之生死天也國運之盛衰
斯文之興喪必有所寓於其間也以國家爲巳任至
死乃巳國家或有負於先生先生無愧於國家所
謂古人之流歟頃聞於國善曰先生去月間疾少
間強疾作中朝慰表自此前症復發因致不救云
其勤於國事類如此連日具素食慟之也
初六日夜三更東宮失火火氣熏天救之無術小
民私竊驚惧也是日朝聞　儲聖使人下問于金
相家曰入棺何時云云其間必有所在而適有火

變未究其命云

初七日聞儲聖白于 主上曰臣於金某別有師義欲以師禮躬吊其喪 上下其議三公不可故止之云

二十五日在檜岩寺與老衲四玄語玄曰金寒暄昔年來訪一上人芒鞋微服若下人然其上人出揖先生曰道無儒釋目擊道存怎生做揖摸樣怎地耶因從容敘話還歸云

二月二十三日往豐壤奉李府君和茂神主代盡當埋而家禮只曰埋于墓側不明示其左右定處

其濫以臆意埋于墓右旁亦許也
四月二十三日往禹君益之彥謙家取兩箴而來
其一即朴先生松堂抄輯先賢格言嘗指敎後學
者也其一即金先生寒暄堂標古人的實之訓語
補以平生所嘗踐履之次第爲初學用力之終始
者也伏讀欽慕仍傳書一通以徵之嘗恨不得生
乎兩先生之時以承親炙之恩而今蒙遺訓於四
十年十餘年之後豈不大幸哉在余自勉耳但慢
愚之質摧頹已甚不能勇進是可罪也苟能勉強
有爲者亦若是豈欺余哉

二十四日許太輝曄送舊責我不數數相問講磨也

五月初六日太輝將之江東求別章以長律一首贐之輝之別我以所聞於花潭先生數語爲贈也

七月初二日在三陟府府居生員鄭斗亨之子鳳以童蒙到府余贈言曰自余來關東遠離儕輩獨處無聊中鄭君天章賢胤偶見之其容貌辭氣甚可愛也昔寒暄堂嘗見於佔畢齋先生先生授以小學一部曰光風霽月都在此中余敬誦此言欲以傳於人久矣敢述其意以贈焉

十一月二十八日夕國書來訪曰日者泮中東西
下齋今方以齒坐余曰誰倡之曰有一年少嶺南
人也一日感慨尚古人之風謂同儕曰首善之地
長幼無序何哉自今日可以年序坐於是多有應
者然或有不肯者故稟定于大司成已許之矣又
曰諸上舍亦可此事將告于君於君意何如余曰
此甚㝡事不可止之其如時俗不好古何凡事之
之定必出於在上者然後能行矣今之堂長掌議
皆是庸庸疾善之徒而吾輩非其任如何如何況
君與伐自顧其身名節雖愧於古人而衆方以已

卯後學目而斥之切不可下手矣徒駭俗見反生
士林之變矣古人云思不出其位君未達乎後聞
寡悔之言亦同余意作俑者裵紳李齊臣云裵立
志篤實善屬文李確實底人也
十二月初九日往泮適以齒坐中外紛紜有頑鈍
無恥者七八人方食堂時大呼曰妄子裵紳遠出
遝出稍有知識者亦同然和之余甚憤排羣議而
折之曰裵乃南中士也君等居非一邑何由知其
爲庶孽而敢惡言如此乎衆皆瞿然裵欲求正於
正録而詆訾自彈

十八日訪奇可久大恒曰先斯文日記欲見耳曰皆散失只有戊寅己卯錄云仍借之敬閱再三也

二十一日裵君紳梁上舍公燮來見閒話裵性敏而好古梁雖非沉潛性理之學者好善出誠能詩文性跌宕非流俗氣字也余愛之

二十六日李濟臣來見曰昨日大司成李浚慶司成宋世珩皆以齒坐爲是知事成世昌獨非之曰孔門亦有齒坐乎云云余曰成之言何哉四子言志曾點最後對朱子曰以齒則點當次對此非孔門尚齒乎若言駭世驚俗則可擧孔門之說則未

必是成位在宰相所言如此可知也已
甲辰正月初十日太輝投簡其略曰紛紛出入了
無所得豈不可惧哉鄙意各自篤脩使一心愈益
精明或有會遇不發於言而發之以心相觀相感
自至於默然之中不待爲見面目而已可也醒齋
某白
十二日與國善共訪申泰仁潛適車馬塡門不果
投謁謂國善曰凡欲見先進者爲有所就正也觀
感也等於此公同生一時蓋不可不見耳再來未
利是亦命耶善曰彼衆客雲集者豈非有才氣故

也曰有德之人則想不至如此也
二十三日太輝問余曰齋号昔以敬字今改以耻
字何也曰點檢從前歲月了無一得年至三十驚
悚罔措將恐未免爲流俗人以故易之庶有所勉
焉輝又曰去夏覺動靜二字不靜而動動必妄矣
不動而靜靜必昏矣君以爲何如云
二十七日國善訪我云家君昨日入參朝講白
上曰近來禮讓掃地五倫不明綱常之變相繼而
起實爲寒心願上端本澄源思所以救之莫若興
學校以正士習日者泮中儒士以齒爲坐師長或

止之此等弊　主上不可不知也大司憲閔齊仁啓曰司諫許伯琦之言非矣儒生只可以治心爲務外貌不必修也向者趙光祖篤實儒也内外如一所學醇正其餘皆矯飾而已司諫又白曰大憲閔之言甚不可大抵學者自洒掃應對上推去以至於窮正修治莫非當然之職分故内外交相養不可徒務内而廢外也云云余聞之一吁也是夜與善講大學

二月十六日梁公燮安汝佩來訪元叔尾至叔余友也其居喪一從家禮情則過中三年一不脫衰

經躬執餕物余常敬之謂叔曰大學自首大文至
則近道矣知上功效底意思多行底意思少至古
之欲明明德方說行上工夫至善章沒世不忘云
者言前王雖沒而後王後民慕其德而不忘也九
章父子兄弟足法云者言父子兄弟之間能盡其
道足以爲法於民而民法之也十章殷之未喪師
註能存此心云者乃指難保之心也叔然之
三月二十九日聞副提學宋公世珩於頃者啓曰
士習不美儒生固可責然其本在於上之人不明
示好惡耳日者館中欲爲齒序而師長或止之甚

不可仍白己卯之人皆無他意唯知一心徇國而趙先祖尤篤實自然底人物而爲奸壬所陷至今未得昭雪士林畢污實由於此又盛贊趙先生道德其臨刑一絶字字解釋曰此趙某臨絶之詩也若非從容就死之人能若是乎云云不圖此人有此諫也

五月初六日自驪向京遂訪永叔于斗尾峽精舍相與邂逅做談夜深叔彈琴數曲余歌以和之叔曰此我先世墳塋之地以構此廬名曰永慕堂一以爲平生遺懷之地一以爲祭時齋居之所也云

十六日有友云比者下求言之教甚懇惻非例求之比余謂前月泮中以趙先生事將上疏而吾等不肯者良以出位爲嫌今此教適下幾不可失也但堂長執綱率多惕禍福者誰能從我者乎西齋掌議洪碩福可人也即就聞其言則亦不能先倡者然可與同事者也洪字叔亨其兄賢福已卯名儒也臨刑以顧菴命題主云李正甫稍有志節者金祥甫亦同志者皆欲共我舉事云可喜可喜

二十八日往泮諸君持一疏令余着之答以可用遂定之乃韓上舍智源製也夕寡悔來語余及國

善曰疏事甚不合何不知人間有可愧可憂事乎

余曰雖無君言豈不知之但秉 殿下求言之秋

特欲達草茅所懷而已

二十九日詣 闕下拜疏 批答曰不允之意已

於玉堂兩司言之矣爾等豈不知之乎先祖猶不

可給況淨導亡命乎云云諸君欲再疏余以爲一

斯可矣非如諫官期於必得之例也固止之

六月初四日有一友謂余云掌務官曰洪某每於

食堂何以後於人乎盖譏之也余曰古之君子不

以人議而易其所守況余非有意於徐步自習

性如此雖欲速行難卒改奈何奈何
初九日國善云去月君在驪江時銓曹除花潭厚
陵叅奉而呈病狀不起何如余曰其意必有所自
處矣善曰以古人出處論則亦有不自輕進者不
知花潭人品幾處地耶余曰昔在庚子年間甞得
見之然無識人之鑒未詳模捉也大槩其學初不
自早近踐履而向做上地達去他若心極思積力
累年知識開透故説理精通尤善於易但氣質沉
靜而粹美也太輝亦云云
十三日夕往訪寡悔月下談懷意思甚好余問向

者終南守何如人也悔曰嘗聞於校理公益壽蔵
儕輩過失者也趙先生一日執聘翁手流涕曰自
終南死後未聞過失爲恨聘翁曰公別無病痛恐
器量不寬弘也先生曰正中我病悔傳說云云余
又曰嘗見奇斯文遵氏日錄中有云終南守爲人
嘗慕金先生宏弼者則必非尋常人物也悔問余
曰朝廷授職去就之際如何荅曰侍從及諫官一
言一色皆有進退吾心卽安矣他職亦然且一身
出處不可輕議悔然之
二十五日有尹上舍澍來話氣質頴悟耿介可許

交

二十九日奇可久來見曰凡氣質純美者不可易得金應霖可人也余曰亦嘗知之夕尹景霖至問心經數處余以所聞於儕輩者荅之康元卿惟善亦來見卿雖未及元叔亦善持養者余敬友之

七月十八日韓胤明李特立兩君來見請授孟子余驚謝曰僉君不聞古訓乎遜友覩志內而不出此正我輩所當勉也我何有所得而授於人乎其後兩君又請學論語甚懇至余曰君等之誠可嘉但余無實見得如何如何只可從遊切磋則幸以

所聞所見告之
十九日奇可久來見語及六臣傳曰朴彭年忠誠出於天性當　天順皇帝陷虜時朴不宿正寢常籍草薦于戶外人或問之朴曰天王在虜手天下遑遑我雖陪臣不忍安心故耳聞帝還乃復寢嘗聞于外公坡城君云
二十七日從弟李龜壽云姜檢閱順之當書領相尹殷輔卒于史冊難其議欲問于兄兄何以處之余曰人各有分有任豈假人而議人耶順之若非史官泛然論難則余何以不直荅耶

八月初二日往訪太輝同宿討論輝云去六月念間侍徐先生于花潭先生云年來多聞志學之人然可與進步者唯洪某而已盍相與勉旃云余曰先生此言特褒奬之也敢不自勉焉朝有閔純郭屹兩年少來見皆有志問學亦皆學琴者余相與彈數曲向夕還家閔嘗學于花潭云

三十日金慶老禧年盧子膺禛來訪盧居咸陽欲見久矣今聞其言所造堅深所見精的年雖少真老友也在僻村所得如此余堇難及之資也

九月二十一日國善云往見具參議壽聃云學者

不必出訪朋伴杜門讀書自有所得又可以避禍
余曰不然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杜
門求志則可矣不訪友一言不無病痛且處世之
道自有善處之義況禍福在彼死生在天雖杜門何
益善曰然
二十五日與國善元卿渾仲約遊三角山踰釋迦
峴宿中興寺尹長源亦預焉次日携諸君上白雲
臺長吟歸來辭日夕下來元卿只登古小雲余謂
卿曰不登高不臨深益知吾君真孝子也
十月二十四日發行向三陟寡悔授別章曰活物

從來不易降應須收得在中腔雞聲未斷先追駟臭息纔休已逐𤼵動處揠苗還可戒靜時枯木最堪憐要知本領工夫大大葛野山頭對小缸葛野三陵山名也

十一月十三日家君違和一身冷麻發熱窮鄉無醫可問子粗習藥理手劑人參順氣散等藥隨証加減之幾過一月乃瘳

十九日伏聞　大行大王昇遐出門外痛哭痛哭

二十四日曉與仁祉立中庭北向四拜着凶服

乙巳正月十一日得京奇兩司駁左相洪彥弼逢

迎 慈殿以大君疫疾可慶 大行大王之祭又
勸以妖尼出入於殯殿累日論啓不 允其 批
荅曰云云余謂仁祉曰 嗣上不允之意合於待
元日之道而綸音之中自有以驚破邪膽豈非東
方之福也且 先王於己卯之人累欲從公論赦
宥而彌輾生忌疾之心防啓不已其爲惡又如何
哉
閏正月初一日因京奇聞駁浜相啓依 允又論
右相李芑處心行事無忌憚啓遞之李相彥迪爲
贊成云

初二日府居姓名崔壽嵘投訪即猿亭之第也餘
說乃兄心事或誦其遺句良久開話
初七日都事金就文入府邀余兄弟初無半面之
分慇有許交之意文即金侯就成之弟而亦善邊
人也

二月初三日乃 大行王發引謂仁祉曰等草野
一氓亦有昌湖莫及之慟曉起盥櫛潔服北向四
拜

二十五日與仁祉向頭陀山夕抵中臺寺明日與
僧參寥義潛歷賞寺北瀑布又明日甜憩東臺庵西

行到指爪庵宿又明日西行過古城址有絕壁萬仞青鶴巢養適今日不飛出唯見其丹頂耳仍採龍湫酌數巡又明日到五十井峯巖石稍平處自然成窪水深可半尺雖旱不乾云令從者數其井則大小并百餘不止五十也真奇絕處

三月初一日坐窟西石上與僧惠雲語仍問生長物外豈得見異人乎荅云七八年間往楊口縣某寺與一居士累月同處非常人也因言居士容貌行止而年庚子名㪺崆僧其號僧其服也蓋金斯文老泉公也昨日中臺僧之言亦與此說暗合若

然則公尚在山谷間耶嗚呼嗚呼如何如何遂作
憶山中人短律朗詠而還府
十三日因上京人投國善書曰聞爲趙先修上章
云然乎今者 聖上新服厄政令每若不敢自擅
其肯卒允乎不允則是或 聖主之不羑也須啇
確止之 聖政所先想自有雪冤之日矣聞三疏
不允云
四月初九日曉與兩弟徃登烽燧峴觀日出大洋
蒼茫天海相接滇風不起海雲皆收俄而赤光湧
射圓影忽騰疑若白盤擎出玉芙蓉也從者皆賀

曰從前多少人幾度來此然未有如今日之快觀
也良幸良幸
二十六日向月精寺賞金剛淵抵寺之西寮壁上
有清寒子兂山院記筆跡甚奇古
六月二十一日訪太輝討論孟子浩然章及心經
附註有南君彥綸年纔十九氣宇弘毅而學亦有
就可愛也亦與話
二十七日伏聞　殿下未寧伏慮伏慮
二十八日九日証候彌篤用藥不效云罔極罔極
終日與國善坐街中伏聞　殿下絶而復甦天地

莚莚

七月初一日　聖主昇遐走出門出聲慟哭與泮中諸君詣　闕門內哭臨扱圍頜前袵於帶嗚呼臣民無祿　宗社不幸　上天少恩奪我東方堯舜　聖主五內摧崩天地罔極恭惟我　大行王自在東宮學問高明優入極域幽潛聖德克協輿望及登　寶位執喪極孝哀毀踰禮一號一令動遵古聖一國臣民延頸顒若庶見至治何知一年未周奄遘癘疾竟至此極弓劒遽捐耶昨夜　聖上氣微顧命三公即傳位於景源大君親自作書

以遺之且書傳曰二字旋自覺悟曰予忘其已傳位誤稱傳字遂改之又命給趙光祖職牒亨薦舉科還給事惓惓以生民爲念命薄葬于靖禧陵之間云已矣罔極

初四日往泮謂諸友曰明明成服下至庶民咸在應服之中況吾儕學禮者其可安坐私居而行此禮乎會服明倫庭何如僉曰諸有言者曰在都下生進幼學何莫非書生也出回文以通之何如余曰當初奔哭亦非禮文所定咸與義起而爲之今者止與在泮諸君共行可也若出回文而其或有

不可者則勢甚艱梧也在外者如有聞而來祭者何妨又言者云焚香西向　闕行拜何如余荅曰不然若野次無定向則不得已望　闕而拜今此之庭北乃尊位也向北行禮何疑焚香則爲位爲位則大褻慢不可爲也僉曰諾

初五日與元叔元卿頤正議禮是夕沐浴

初六日朝會服如儀稽顙再拜哭余獨以熟麻約中節二寸爲帶着絰則如與瑞老議

初十日與仁慶讀家禮禮記喪祭諸篇自今日始

十一日自初一日至六日只飲水漿自初七日意

欲歠粥以終是月而氣力甚憊自今日乃以粟粱
九分雜稻米一分作飯食之盖䟽食之餘意也古
者畿内之民齊衰三月况居都下者其情宜如何
哉某不及古禮罪狀莫甚焉
二十三日與瑞老討近思錄數章又與老暨國善
太輝自明日約共討心經
二十五日奇可久訪余問其先斯文神主改題之
禮又以先墓受我而去
八月初二日元卿顒正國善就余討禮經相與嘆
仁宗葬期之失禮也

十月二十七日仁宗卒哭也曉往北谷中西向四拜遂變服泣良久還

十二月十二日諸從弟請余曰來春登極別試兄可為舉業荅曰通塞在天出處有義何必違已以求之况年來心事自無汲汲於試達雖余之志亦不可奪奈何

丙午正月十八日行妹氏納采禮于李父宅即實城郡守南某之子彦綸也是夜與仁憲同宿憲曰兄何不教導余乎荅曰凡講討之說非一端必有問然後有荅也余亦怪汝不問且古人固待徵誠

而求質也若非專志而來問則雖反覆懇告畢竟無益纔過于耳輒忘於心慎之

二十三日仁憲曰忌祭致齋可肉食乎余曰齋日不食肉吾東俗也

二十五日送奴問安簡仁祉曰今年別舉以二十點以上許赴館試而余則有不樂居泮之志須緩稟于父母前通示幸甚若未蒙嚴命不可違也

七月十一日伏聞花潭徐先生訃音嗚呼慟哉一國不幸哲人云亡斯文復喪吾何所依歸若愚者幸於庚子年兩度往來門下豈盡遂平生之願乎

每欲再叨訓誨之列庶悟迷晦之心存誠不篤立志未確求道之懷終至枉擲泛泛悠悠以迄于今依前一般無狀人罪曷有極耶嗚呼已矣天之不佑東人至此痛哭柰何　具素食

八月初三日顒正以花潭先生挽索余一章敬題三十餘句以送挽尾欲以門人書之更料得只以洪其書也

九月二十五日太輝登第來見余告之曰處則已矣出則方今　主上幼沖益勉王事輝曰敢不敬受穩討而去

十一月初六日行妹氏醮禮余謂仁祉曰時甫定昏吾家今作兄弟天緣豈不信哉甫請余謂之曰吾東方昏禮陵夷親迎則已矣欲從花潭昏夕合巹之禮無得則可三日行相見禮然後相見不妨且嚴公用恭近時名儒也於其昏日自制親迎禮而後相見云不亦善乎向者甫希一韓士炯簡余曰昏禮人倫正始之道盍慎行之盖時甫之意也具以甫之言謹稟則父母亦肯從甫意伏喜伏喜

十二月十七日往拜趙尊丈晟于新門外因問藥穩做談論盖亦一遺民也

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呂州往吊權結氏衰經不離於身歠粥面深墨家在數里一不往來將欲行古禮余敬拜之

四月十六日應休自哭子以後情不自止將遊楓岳以澆沉痛今日休與六寸弟李良國共行時甫四寸金與宗氏亦從之云其行也執之手告曰男兒壯遊一賞海嶺宿計也此別何必刺刺子好歸乎君萬愼行李云爾

五月二十一日應休自關東還路相慰阻悶仍覧行錄奇哉

七月初一日登寺西峴望 孝陵令已再朞永慕

昌已具素食

十月初一日因京人聞許金兩友得姑保性命稍

慰苦念柰何柰何柰何（在清道郡時許忠吉金禧年兩公爲姦兒所構受刑幾即此也）

戊申七月二十二日渡洛東江下流過吉再先生

舊居遂下馬再拜而去蓋古人入里必式之餘意

也

二十五日到金灘聞李尊丈捐世此人多氣槩好

古好禮好善人與金灘斯文卜築野居所謂林下

逸士也仁祉爲贅客與其年雖不侔相許不淺年

未稀年奄至於此情懷惻然難禁涕下

十一月初一日外祖葬引初八日行祔祭余以桑造祖母主神位牌附祭之從俗也古人忌祭只設一位或考祭以妣附之妣祭不敢設考位盖不可援尊而再行也古人葬後不上食文公亦於家禮只說葬後晨朝夕奠則文公從俗之意於此可知之大全中亦言之則君子從俗之禮不可不盡詳思也且祭必三獻而然於朝夕不可瀆行三獻故令只獻大盞一器唯朔祭則行三獻禮

十二月二十四日聞金灘李校理先生棄世驚慟

不勝已矣斯人自己卯一退之後居村數十餘年
人或有徵而終不肯起也早從良友多有聞見氣
節勁古好與善類況其義息若干出其門者皆吾
敬友非今俗底人物則豈無義方而如彼乎嗚呼
往時耆舊皆無餘存今又喪斯人達尊柰何柰何
非獨爲私己之情而已素其食至晦日
己酉正月初三日謁砥平倅倅即孝子下勳男也
待中仁二廟之喪三年如喪考妣者也余敬拜
而出
庚戌九月二十五日往訪趙進士晟終日談討始

知其器宇充然德量成就尤長於數學精於技能
音律醫術亦到其奥人見之無甚異之行對於人
亦無自好之色是不亦隱城市者乎遂以自述算
學二帙借余其文章非近世手段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泮中諸儒以兩宗設立判下上
疏　天門吾道已矣人類將亡矣雖以甚之無狀
心欲痛哭疏遠草土生末如之何也已

二十九日侍慈堂今冬事故多端不能專意讀書
精神日憒情流慾走喪我平日之志追悔如何况
點撿一年行迹道路私累十居七八安得脫故静

處以修一生所學勉勉循循期至古賢之域乎思之至此不勝仰愧俯怍之至

辛亥正月二十一日諸儒空館仁禧及從弟等問空館何如余曰可也但儒生非諫臣例也當斯道興衰之幾再三陳疏猶云可矣若旬月伏闕以期必得不亦瀆乎空館之事只恨不知進退之義吾誰咎乎曰然則兄之前後不與封事何義乎余默而不荅

壬子三月二十二日尹君㘈來訪此人淸狷人也有志於學不爲流俗所染是可尙也年雖差下於

我我以老友接之
六月十八日往謁李應教滉穩討此人於乙巳年被罷因求守豐基未久棄郡歸家今夏以弘文校理　命召陞執義纔數日呈病又授應教云雖平日講論淺深未可知然有得者也常究古人事業手不釋卷此外少無他事也今世豈易得哉
八月初三日與時甫話有銀石者來謁甫云此向化胡人也因問根脚其人曰年十六離會寧移居于廣州云又問白頭山與爾居相距幾何荅曰山路甚險阻可望不可親速行則十日程也緩行十

五日方可到也山之頂有水成潭四面如以石偃
防也嘗以繩懸石直下則其深可二百五十尺餘
也甯又曰此人頗善相者坐客因試之則聞人年齒
見人形貌因以筭數推之其人之父母兄弟之禍
福窮通無不的推其妙如神余謂甯曰此乃金元
之術數一泒傳及於乃祖乃父者乎世所謂國卜
風斯下矣
初九日有朴上舍淳字和叔者與豫叔見訪此人
即受業於花潭先生者也因與討花潭所著理氣
等篇這人所見非儕輩所及氣質粹美論議快活

吾其幾失斯人矣

十三日晉州居李禎到而乃吾少時交也雖無學力可與爲善者嘗棄官去不見七八年今以清州牧使上來適停通欲見之意余以見病未差不得往話可恨

十四日朴和叔來見穩討張子太和篇花潭所見得儘是自此做出來也謂叔曰箕子以後文獻無傳至麗季有崔冲安珦只是做文章底人也牧隱差勝亦是一般人圃隱稍有見得然亦未見源頭底人如陽村不可謂無所見亦流枝葉而昧本根

者也況臣節已缺大綱不正乎入本朝佔畢齋亦因文詞有所悟然不知聖賢出處者也鄭汝昌金宏弼數先生從事乎孔孟之學吾無間然矣然無所著述不可議淺深也往者趙大司憲是東方豪傑之士其用力篤實不下於兩先生年未天壽而終蹈大禍學與德俱未及大成焉可勝歎哉和叔然之

二十九日往拜李大成滉從容論討始知此人做學精力到人所未到處仍以鄭先生行狀寄余敬奉一閱益知先生之學與行也

九月二十七日李大司成來訪穩討而去所懷釋
然釋然
十月初三日送人希正取花潭遺稿來敬讀之益
嘆其命世之才經世之學也
癸丑三月初四日李大司成景浩公來訪相討花
潭皇極解聲音解竟夕乃還
十三日李之忠元老乃吾同年友來訪從容應休
時甫亦與之此人雖非從事學問者然早棄擧業
博覽諸書多有所通尤精於箕學氣質粹高無一
點紛華之習非同志雖鄰不與往來流俗中豈多

得乎

閏三月十六日應休謂余曰金孝先父氣質淸純志蹟高介甚可愛然不聞伊洛之學全不知吾儒事業不可與開懷是可恨也

四月初四日朴和叔來訪與時甫昂坐論討不覺夜深

初六日夕朴豫叔朴和叔諸友聞我有楓岳之行入夜開叙金慶老許國善亦與之時甫問曰這般諸公皆可人亦有品差否曰見識則慶老不及國善二三級忠孝出性懇惻篤行則善亦不及老也

豫叔力行好善終不變移者也從事學問者其惟和叔乎吾所見如是然較方人物不可輕也況人心操舍無常怠敬不一安知今不進者加勉則得人所未得乎又安知夫今小得者不勉則功虧九仞乎甫然之

五月二十六日景浩令公聞余入洛俾慰欲來訪云

二十八日往拜景浩公相叙阻懷細話海山之景也

六月初三日景浩公自泮將來見余辭之有亥設

公求見我東遊詩稿余送之
初五日景浩公遣館吏謄我東遊錄而去
初八日夕與時甫往拜景浩公達夜論討深服此
人優入高明之域可爲師也
初十日前宵因景浩公聞王陽明傳習錄求見則
其爲學大緊務爲好異專以一心爲內天地萬物
爲外以格致爲非徑約爲是故羅欽順著困知記
以攻其失
十八日景浩先生來訪余敬拜因穩討
二十日早與國善往訪成子敬穩話是人自必不

事擧子業丁母服喪祭以禮結茅塋側若將終身其
接人容貌言辭若狂者焉其中所有趣向甚正光
明快爽無戚戚之容但於本源多胡胡含含今以
其州薦爲軍資主簿出拜報恩倅名悌元生丙寅
七月初十日委拜景浩公夕訪子敬余謂敬曰公
有不恭底操子敬謂余曰君無和易底氣象云
十七日往拜景浩公以曹提仲荅書示余余曰此人
歆慕有年已謂學就德成今看此文字恐不免有
氣上語公曰然人多謂狷介高尚底人非問學上
德地做工夫故無進就事業余荅曰安得一見以

破遠思也退伏林泉他無所事將二十年豈無所
得
二十九日因時甫得見延平荅問實後學本領底
指南也
三十日時甫曰陽明以曾子一唯在三省前是見
差余曰朱子亦嘗云不見得然忠信徹頭徹尾底
則是不曾分先後雲峯胡氏以一唯在三省前新
安陳氏爲一唯在三省後諸說不同如是然朱子
曰曾子於用處已精察力行但未知體之一一即
性命源頭也夫子於門人性與天道不容易該導

必有意也時甫曰然

八月初九日外從弟李公輔來見此弟性好山水遍遊域內山川不事舉子業去春來告關西白沙汀之行余之贐詩有曰何人即鹿可無虞盍山水雖仁智之所樂苟無仁智之學以充其實則豈知其真可樂者哉故以是爲戒焉

二十一日趙先生行狀畢撰

九月初一日韓士炯來見討問論語一貫吾斯未能信二章炯能見得大義也

十三日三更 景福宮災朝簡時甫曰 國家大

突驚惶失措賤生憂懼何敢少弛

十九日見伊齊註夙興夜寐箴其釋殊簡當可讀

十月初二日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于親叩地吁天五內欲裂酷罰罪苦天地不貸竟至此極哀慟罔極將何面目復見天日乎初喪諸具儋章舉無肴護者許國善不習禮文度數然其情必盡南施伯雖不能詳知節文然其節稍解堂舅仁慶仁恕氏問罪人某曰誰可辦者答曰許上舍忠吉氏南秀才孟夏氏可請之 此下皆服中追錄也

甲寅二月二十四日寒食午行別奠禮令仁憲氏

跪告曰奄忽經歲春露載濡今遇俗節祗薦庶羞
二十五日曉令仁憲氏跪告曰靈辰未至猶憑侍
側十日已迫奄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盖初
雖已行遣禮而今更奉行不可無故爲此文以告
之質明奉柩至兆所遂設奠卯時下柩謹奉玄纁
贈先布柩衣二件次布銘旌次布玄纁次用油紙
柩衣盖用油灰故也題主以禮文考之則曰實土
及半藏明器下誌石復實土而堅築之乃有題主
之文故今人雖日短之節必迫後乃平土即題今
者以油灰故日已暮不得已用擣三物後可行題

主禮請謝 諸鄉丈返舊令仁憲氏稟于金上舍與宗氏曰陷中之外左右邊古人亦有題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葬某所罪人亦欲依此禮行之不審高明之見以爲如何上舍答曰凡禮不如詳備可依行又稟曰嘉靖上加皇明二字何如上舍又然之上舍只以奉祀所題左傍欲以神主之左斷之罪人不得不辨更稟于上舍曰此文向者先輩亦多有疑之者金慕齋於其弟思齋之喪亦以神主之左題曰事林廣記亦著之罪人嘗以爲然及近來見二程先生集中記得所畫神主圖以所題人

左乃書旁註實神主之右也况古者雖有木主虞用桑練用栗之文而其象天地四時之節者實伊川先生以義起之左旁之題古無此也請依伊川集中圖行之上舍乃從之於是盥手服黑團領題之罪人初伏於東及題時北向立哭但其祝文有魂返室堂之語罪人謂諸弟曰今之廬于墓側固非所謂室堂也此等語特古人返哭于家故耳欲擬以廬室字何如仁祉然之

二十九日行卒哭罪人謂諸弟曰朔望當行三獻之文朝夕上食既非聖人制禮本文朱文公從俗而不

得變也九祭非誠敬則非祭三獻雖曰祭禮氣力
亦難可以常行則不肖孤意恐誠敬從以廢也況
古有一獻之文朝夕只用一獻降神只用上香一
獻畢執事返其盞仍三祭茅沙禮畢侑食闔門啓
門奉茶辭神但降神茅沙之文從簡不用諸君以
爲何如諸弟然之平明及初昏諸謁神位前而朝
行哭泣之禮昏則廢其哭泣之節恐妨靜道
三月初一日行朔祭仁祉謂孤曰朔望行於晝或
行於墓所何如孤曰可自是用糯飯弁栗豆黍居
半稻居三之一炊五合用奥

恥齋先生遺稿卷之二